

走出自己的房间

——读张翎《三种爱:勃朗宁夫人、狄金森与乔治·桑》

□ 李路平

对她们进行凝视。这种眼光却无法像标题一样给人清晰的指向,但也并未将从前积淀在内心深处、对她们若有如无的印象扫光粉碎,显出独异的刻意之意。她只是凭借着内心那条细微隐秘的溪流,体味靠近三个湖泊、或三片海时所感知的血脉相融或难以言表,并将它们流露出来。

是的,假如书中有三种爱,那一定还有第四种;假如书中有三间属于自己的房间,那一定有第四间,甚至更多。张翎在很早的时候就具有和三位前辈女性一样的女性意识,尽管在现在这个时代,更彻底和疯狂的性别意识已经屡见不鲜,但又有多少人像她一样回溯,去揭开与呈现一段女性意识的觉醒史呢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张翎的《三种爱》就是从文学的角度,试图去呈现一部完整的女性觉醒历史,她也正有此意,就像在序言里说的一样,“我知道我的路还会持续下去,我还会走入曼殊菲尔、乔治·艾略特、弗吉尼亚·伍尔夫、简·奥斯汀等女作家的人生”。然而只从这个角度来分析,又会让这本书显得太学究,充满政治意味,而没有了心灵碰撞所带有的气息和温度。《三种爱》也并非只是考究女性意识觉醒的历史,而是在极具私人体验的旅行中,去呈现和构建属于自己的情感乌托邦。

《三种爱》所展示的不是从文字到文字、从议论到议论的结构体系,而是思行结合,站在史料之上,凭依现场感官的触碰与冲击,与女性先辈的隔空对话。这种对话或许是一厢情愿,但颇费心力。这三位女性凭借自身的天赋,将旷世的激情融入自己的文字,似是而非间,与她就有了一种奇妙的回应。

她更愿意称勃朗宁夫人为伊丽莎白,意图摒弃名称上面的各种沉淀,将其还原为最初的女性。面对这位耀眼的女性时,她的目光更偏

向于被她罹病的肉体囚禁的爱的激情。为了追逐一生中的所爱,她不惧背叛家庭与阶级,不畏艰难与死亡,甚至不把卓越的才能当一回事,抛弃友朋和名誉,甚至她弃祖国,凭借永远病弱的身體,“步履踉跄,跌跌撞撞”,直到倒在勃朗宁的怀里,“感觉她只有两片肺叶的重量”,只为追寻真爱!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,向那个时代的男人与女儿昭示,一个强大的女性可以为爱典当所有,哪怕燃烧自己,只剩灰烬。肉体、性别和陈旧的观念在她面前,只会让行动本身变得艰难而神圣,增加这一壮举的荣光。

狄金森对爱的追求显得更加隐秘和符合礼教习俗,但这种秘密丝毫不因其被压制而销声匿迹,反而在她存世的信件中被后人所感知。未成年时她就这样和朋友写信说:“我很快就会长得漂亮了,真的!我期待着十七岁时成为艾莫斯特镇的大美人。我一点也不怀疑到那时我身后一定会跟着一大群追求者。”只是此后并未可知,可以知晓的是,她遇得了心灵的知音,就像一点火星引燃了另一点,这种关系甚至比男女之爱更加强烈,更加亲密和彻底,彻底到有的人在震惊之余,不禁想到了另一种别有趣味的关系上。她或许是三个女性中最决然的一位,也是最具光芒的一位,在她意欲将所有的天才都付之一炬时,上天也看不下去了,让她的身死成为另一种诞生,并重新赋予了不死之身。

而乔治·桑,她的出现或许是对世俗观念最激烈的挑战。她不仅身体力行,从着装上挑战传统,试图成为那种“真正的完全自由的女人而已”。追逐爱情,不惧让自己的灵肉损伤,不怕看客们惊诧的目光,因为更加让他们恐惧的是,她的爱的激情是如此强盛与热烈,让一大堆声名显赫的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

下,又毫不犹豫地弃之而去,成为当时放荡的象征。她或许发出了女性的最强音,对她而言,“对于没有灵魂和美德的人来说,礼俗才是唯一的准则。世人的好感是个婊子,只卖身给肯出最高价的嫖客。”她超越了时代的准则,甚至让世界也感觉到了裂隙。

张翎无疑是把握到了这三位女性最隐幽之处;充满绝世才华,奔涌的激情让她们不惮冲破世俗的束缚,且都把这种天才诉诸到了笔端,为当时和后世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灿烂篇章。她也并未因作品的绚烂而去美化她们,她把她们还原成了三个真实的人,有着女性或人类共通的弱点。是的,我更愿意将它们看做是无可避免的“弱点”,就像呼吸和脉搏,像细菌与肉体相生,难以评判,无法论处。但这些都无损于她们留下的语言,从她们口中和笔下流露的思想和情感,甚至化为了那些时代的闪电和惊雷,烘托出了这些“作品”经久的光亮。

这三位永恒的女性,为了忠于内心的渴望,不约而同地验证了雨果谈及乔治·桑所说的:“在这个……开启人类革命的年代里,两性的平等是人类平等的一部分,我们需要一个伟大的女性。女人必须证明除了具备我们男人所具备的一切品质,她还不能丢失自身天使般的特质——她可能是强壮的,而又保持了本身的温柔。……”她们冲破了自己的密室,去与屋外的阳光搏斗,张翎也顺从了内心的这种意识,勇敢地走出了自己的房间,去和这三位伟大的女性相认。这不仅凭藉爱,更凭藉盛大的激情!

(作者简介:李路平,江西赣州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现居南宁。在《散文》《天涯》《星星诗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诗刊》《长城》《美文》《散文选刊》等发表过作品。)

善与恶的较量 法与情的兼容

——评苗族作家罗皓予的小说《太阳的目光》

□ 李小华

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:文艺是对人的存在真理的破译,真正的艺术能够照亮人生,把人为本源存在的真理呈现给人们。

广西苗族作家罗皓予的短篇小说《太阳的目光》(发表于《民族文学》2022年第12期)彰显了人性善与恶的较量,跌宕的故事情节中透射出法理与情理兼容这一主题。

小说中的“刘青山”因母亲十年来双目失明、身患疾病,迫于生活的穷困,为了“让母亲重现光明”铤而走险,“盗窃沙糖桔精品果公司三十万现金。”法网恢恢,疏而不漏,刘青山“被捕入狱,判有期徒刑十年,在狱中一心想逃狱找抓他坐牢的警察王朝伟复仇……”

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,铺展了警官王朝伟一家,用人性的温暖与人间真情大爱和罪犯刘青山复仇心理的较量,这更是一场人性中善与恶的较量。王朝伟秉公办案,并做到法与情刚柔相济,法理与情理兼容。这是个有温度、接地气,发生在有“近百户人家,男耕女织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,过着田园生活的回头山苗寨”的故事。

监狱内,刘青山“在看守所里又哭又闹,甚至情绪失控,在监所里乱殴打狱友,多次被禁闭。面临十年的牢狱之灾,刘青山恨透了那伙抓他坐牢的警察,他特别恨王朝伟,恨得撕心裂肺,恨得咬牙切齿,是王朝伟毁了他的人生和自由,发誓出狱后将找王朝伟复仇……”

“梦里他听到母亲哭诉,见到母亲患病,父亲的指责……村里人的嘲笑和讽刺……还有

他愤恨地杀了王朝伟……自己再次被抓,判刑,枪决……恶梦令他恐怖,焦躁,忐忑……恐惧与颤抖。”

“这十年对我来说呀,白天和黑夜一个样,就一个字‘黑’”——这是母亲双目失明十年来常常挂在嘴边的话。“监狱放风的时候,刘青山常到太阳下暴晒自己……他觉得太阳就像母亲充满灼热的眼睛,阳光就像母亲温暖的目光,能给他一种的温暖和亲切。”

监狱外,“刘青山即将面临被科刑,刘妈即将面临更大的生活困难,王警官心情久久不能平静,甚至自责:为什么要告破这么个撼人心神的案件呢……”“十年,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都不容易,更何况他母亲是一个双目失明,心脏又不好的老人”。王警官“觉得,回头山苗寨之行,不是来帮助谁,而是来为自己赎罪。”

“王队长,这件事情你能不能通融一下,从轻处理刘青山,让他早点回来照顾他母亲?”支书杨天亮曾经提出请求。

“刘青山触犯了法律,事实清楚,证据确凿,必须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……怎样帮他去料理好他母亲刘妈的生活,这才是我们两个共产党员要考虑,要去做……”

法与情的界限,王警官是清醒的,也是坚定的!

通过妻子李小莲的努力,眼科专家特地由省上下来为刘妈的眼疾会诊。“诊断结果为刘妈的眼睛属于白内障造成的失明,通过手术,

完全能够治好。”

“刘妈出院那天,她走出医院的大门,温暖的阳光迎拥着大地。她伸出双手,小心翼翼地捧起迎面洒来的阳光,阳光吻到她的手掌,吻出一阵暖洋,直达潮湿的心底……她终于看见了太阳久违的颜色,看见了太阳温暖的目光。”

“山儿啊,这些年多亏了王队长一家人和村支书杨天亮夫妇,他们一直没把妈当外人。你进监狱以后,他们一直待我如自己的母亲……请你放下恩怨,放下仇恨,别让妈妈的眼睛再次失去这个美好的世界了……妈妈又重现光明了,妈妈已经看见太阳的目光啦!”

“刘青山感到心里被悔恨撕裂,仇恨、后悔与感恩……铁窗外洒进来一束鲜亮的阳光,暖洋洋的,就像照片上刘妈微笑的眼神。窗外正传来一阵阵燕子嬉戏的呢喃。大地又一个春天来了……”

故事终结于母亲的来信。

马克思主义认为,真善美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价值追求。文学创作的内在尺度为创造艺术真实,文学要义是“真”,体现了历史“理性”。作为审美活动,文学创作核心是尚“善”,体现为“人文关怀”。文学创作还要按美的规律为“情感评价”所把握艺术真实“造型”“境界”呈现为美。

文学终究要回归到人本身,要不断致力于提升艺术的人文价值以及艺术价值,作家不仅在于完成作品,而且更在于完成人的灵魂的铸

造,改造人的个性心灵,进而实现本质上的“审美超越”。小说《太阳的目光》,从“艺术真实、人文关怀、艺术之美”出发,体现了作家对底层人物命运关注的情感立场,承载了作家的悲悯情怀,弘扬了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。

文学是讲责任的,它点亮生活,照亮黑暗。太阳的目光是温暖的,大地的春天是明媚的。这便是《太阳的目光》能量所在,成功所在,艺术审美所在。

(作者简介:李小花,笔名纤夫,广西作家协会会员,曾在中国文化报、广西文学、深圳文学等报刊发表诗歌、散文、文学评论一百多篇,曾获2015年度广西广播电视文学一等奖。)